

勇士亞巴布里的傳說

丹 水 著



勇士亞巴布里的傳說

丹 水 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昆明

內 容 提 要

這是用詩歌形式寫成的一個雲南藏族民間傳說，內容是敘述人們爲了除掉一個害人的惡魔多尼阿巴，決定召開一個“來巴氣”會，由預先推選好的勇士亞巴布里來對付這個爲他們深惡痛絕的惡魔。人們正在跳舞、唱着，多尼阿巴聞聲而至了。舞會一開始，惡魔就在吹噓他的魔力，企圖使人們屈服於他的聲威下；但勇士亞巴布里針對着他的每一句瘋狂、殘暴、無恥的話，有力地作了相對的駁斥，最後並用一把寶劍斬除了這個兇殘的惡魔，讓人們得到安居樂業。

勇士亞巴布里的傳說

著 者：丹 水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100號）

印刷者：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1953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76

行數：543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frac{1}{13}$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10113·7

定價：0.14

前 記

——關於“來巴舞”中的一些唱詞和對話

今年四月，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有機會參觀了有名的大理三月街，同時參加了滇西各民族體育表演、比賽大會。在會前幾天，我曾訪問了一些兄弟民族的代表，其中給我印象極深的是從麗江維西縣五區來表演“來巴舞”的代表，他們一行共十六人：十一名男演員，五名女演員。他們有些是父女、兄妹的關係，穿着藏族的服裝，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粍。據說他們原是納西族人，說藏話，也能說納西話。

通過他們的領隊和同行的納西族同志，我向他們進行了訪問，雖然，由於時間的關係，他們在大會上只表演了舞蹈，但他們却不厭其煩地、多次的給我們介紹了“來巴舞”中一些唱詞和對話的內容。

他們告訴我：這是一個古老的傳說，內容大致是說，有一個名叫知子的法師帶着他的徒弟密老取經回來，準備在西藏建寺講經，但在途中和回到西藏後，却遇到了一個名叫多尼阿巴的惡魔。惡魔使用着各種妖法，用冰雹打他們，讓他們不能建寺，並且在河流裏放毒，不讓人民安居樂業。於是，知子和密老便和人們商議召開一個“來巴舞”會，請東、南、西、北、中、方五位漂亮的女神參加；他們估計到惡魔多尼阿巴一定會聞風起來，便決定在舞會上由預先推選好的男金剛巴布果來剷除他。舞會一開始，多尼阿巴就在人羣中吹噓自己，誇大他的魔力，想以此來威嚇人們，鞏固他的地位；而亞巴布果就針對着多尼阿巴的瘋狂、殘暴、無恥的每

一段話，作了相對的——爲了人間和平、幸福的回答與廢斥。這就產生了“來巴舞”中的尖銳的、鮮明的對話。最後，亞巴布里用劍刺殺了多尼阿巴，知子和密老建成了寺，人們得到了安居樂業。

在表演這個舞蹈時，十一個男演員每人左手拿着一個用馬尾製成的蠟帶，右手拿着一個“當不朗洪”（即通常所見的撥浪鼓），五個女演員每人手中拿着一個手鼓，輕輕地敲着；然後，演員們圍成一個圈，甩着蠟帶，搖着鼓，跳着舞；對話時，扮亞巴布里與多尼阿巴的人則站在中間跳。這個舞蹈約分三節，跳的時間很長，並沒有完全固定的對話和唱詞。

下面我所寫的，是根據他們在表演時和所介紹的主要精神、情感和基本情節所寫成的。第一節的那段唱詞和第二節的對話以及題目都是我加的。在寫作時，有些地方我作了一些發展；有些地方我又作了一些改動和刪除，如一些宗教色彩較濃的東西，我刪去了，又如亞巴布里的話，在不妨礙原有精神和情感的原則下，我曾作了一些改動和刪除，使之更符合于亞巴布里是羣衆中推選出來的這一基本情節，並使他的形象更爲鮮明。

由于個人的水平限制，由于輾轉翻譯的困難，再加上時間甚短，雖然代表們熱情地向我介紹了這個舞蹈的內容，但所領會的畢竟很少，不過，因爲我對這個舞蹈的唱詞和對話產生了感情，同時爲了不辜負代表們的介紹和一些同志在翻譯上所作的努力，所以還是抽了些業餘的時間把它寫成一首詩歌，不當之處，請讀者給予指教。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照耀到從來沒有照耀到的地方

在我們這高高的山上，

過去，

很長的時期不見太陽；

現在，

有了毛主席，

金黃色的陽光，

照耀到從來沒有照耀到的地方，

照耀着雲山下森林組成的綠色海洋，

照耀着平壩上起伏的麥浪，

也照耀着從來不見天日的地方。

在我們這草原上，

過去，

很久很久未見月亮；

現在，

有了共產黨，

銀色的月光，

照耀到從來沒有照耀到的地方，

照耀着我們寬廣的牧場，

照耀着我們小巧的蓬帳，

也照耀着我們肥壯可愛的牛羊。

在我們這肥沃的土地上，

過去，

一直沒見星光；

現在，

有了各族人民的大團結，

碧玉般的星光，

照耀到從來沒有照耀到的地方，

照耀着歡笑中的姑娘，

照耀着男人們結實的臂膀，

也照耀着各族人民團結的歌舞場。



現在，

有了毛主席，

金黃色的陽光，

照耀到從來沒有照耀到的地方，

.....



勇士亞巴布里的傳說

久已沉寂的草原上忽然熱鬧起來了，

久已靜謐的雪山下突然喧騰起來了，

人們從四面八方這裏擁來了：

明知道嘆息是無用的老大爺也來了，

終年躲在帳篷裏祈禱的老大媽也來了，

滿面風塵的小伙子也來了，

剛剛在暗地裏擦去淚痕的姑娘們也來了。

都來了！

是什麼節日，都來了？

多年積在鼓面上的灰塵，

隨着鼓聲簌簌地落下；

久已生疏的步伐，

隨着人們的舞影顯得紊亂雜沓，

歌聲雖然已隨着盪漾在月光下，

但抑鬱的嗓音却缺少應有的

歡樂的變化。

終于，期待着的“客人”來了！

是誰？

“多尼阿巴！”



人們從四面八方這裏擁來了：
明知道嘆息是無用的老大爺也來了，
終年繫在帳篷裏祈禱的老大媽也來了，
霧面風塵的小伙子也來了，
剛剛在暗地裏擦去淚痕的姑娘們也來了。

人們不得不暫時向他低聲下氣，
人們不得不再一次暗地裏咬着牙，
人們終于慢慢地悄悄將他圍攏，

心中說：

“今天，定要使你得到應有的懲罰！”

像往日一樣，
多尼阿巴威風大，
他環顧着人們

癡笑，

又呲了牙。

隨後，他照例問道：

“宇宙間誰的力量最大？

所有的東西都要聽誰的話？

誰的一舉一動萬物都顫驚害怕？

而你們——

所有的人們，又生活在誰的威嚴下？”

意外地，沒有一個人回答。

“爲什麼沒有人前來回答？

難道是你們一個個都變聲變啞？

難道是你們忘記了應當匍伏在我的腳下？

向我說：

‘我們——

所有的人們，生活在您的腳下！’”



一個憤怒的聲音打斷了多尼阿巴的話：

“聽着！

讓我來回答：

‘宇宙間，人——普通的百姓們的力量最大，
所有的東西，受人們的主宰，聽人們的話，
人們的一致行動惡魔顫驚害怕，
而我們——

所有的人們要生活在幸福的陽光下！’”]

衆人的聲音又緊接着亞巴布里的回答：

“對！我們要生活在幸福的陽光下，
我們一致地擁護亞巴布里代表我們的回答！
從今天，
要結束因爲你——多尼阿巴
所造成的無邊黑暗；
從今天，
我們要永遠不再生活在你的殘暴統治下！”]

多尼阿巴詭詐地眨了眨眼，說：

“難道你們還胆敢造反？

難道你們認不得我——多尼阿巴的法力大無邊？
難道你們沒看見那些造反者業已白骨壘壘如山？
勸你們，還是安分守己，
勸你們，記着前車之鑑。
現在，

尙不爲晚，
凡是誠心悔過，願意照舊生活在我的威嚴之下的，
來！

站在這一邊！”

沒有人走向那一邊，
却只有一個聲音使多尼阿巴大爲震撼：

“造反！

我們今天就是要造反！

難道我們就不能造反？

難道我們就‘命定’了永遠被壓在你的腳下邊？

我們並沒有忘記了什麼‘前車之鑒’，

我們更沒有忘記：

我們的父兄姊妹們曾經爲什麼而戰，
爲什麼會白骨壘壘如山！”

多尼阿巴瞪大了兩隻充血的眼，
額上的青筋也根根凸現，
他暴跳如雷地吼道：

“誰敢？”

“我敢！”

年青的亞巴布里說着就走出人們的中間，
他屹立在多尼阿巴的面前，
像我們的大雪山。



多尼阿巴詭計地眨了眨眼說：

“.....”

凡是誠心悔過，願意照舊生活在我的威嚴之下的，
來！

站在一邊！”

他的神情像雄獅猛撲前的一瞬，

其實，雄獅又怎比他勇敢！

他爲了剷除人間的惡魔，

曾經遍歷萬水千山。

多尼阿巴忽然縱聲大笑，

他佯佯不睬地對亞巴布里說道：

“小伙子，快快回到你媽媽的懷抱，

別在這裏冒充漢子，濫充什麼英豪！

我將原諒你的無知，

也可以寬宥你的年少，

因爲你既不懂得這世上的一切，

更不知道我的來歷、根苗。

“我父母的威嚴治理着全世界，

東、南、西、北、中的人們誰不知道？

他們的聲音裏天生着無限的恐怖，

只要提起他們的大名來，

誰敢不跪下禱告？

毒蛇，猛獸不過是他們游戲人間的化身，

雷霆，冰雹也僅僅是

他對不敬的人們

所施的一點小小的警告！

假如他稍稍發怒，

吹口氣也會變成可怕的風暴。”



“我敢！”

年青的頭巴布里就走出人們的中間，
他屹立在多尼阿巴的面前，
靠我們的大雪山。

亞巴布里鎮定地問答道：

“誰也不會被你的來歷嚇倒！

誰也不會再向你求情討饒！

我們的父母已遍及全世界，

東、南、西、北、中的人們更無一不曉。

他們好像是久旱後的霖雨，滋潤着萬物，

他們彷彿是一陣春風能將人間打扮得無限美好，

他們的名字永遠聯系着和平，

他們的音容猶如朝霞萬道，

他們既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怪，

他們不過是個百姓，

——普通得像草原上的一株草。

他們就是這樣

以自己的慈愛，

撫育、滋養着他們的兒女；

他們就是這樣

以自己的粗糙的雙手，

把世間的一切向更完美中創造。

他們爲着人們的幸福、安樂，

當然，

對你是惡魔也要斬除不饒。”

多尼阿巴驕地止住了他的暴笑，他說：

“難道你們沒看見我這厲害的兩眼？

難道你們的耳朵也能聽到千里之遠？